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尊稱曰太祖曰高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高祖皇帝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當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葢沿左祖

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偽建天順乃元出帝舊號前則兵後匆匆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德則西夏李遵頊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故吏書馬鈞陽至出題議請遂爲口實隆慶之號

避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為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隆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登殿唐玄宗時閑則先奏以三衛皆趫悍武夫不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至今用之然 國朝以動戚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夾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唐玄宗襲爲故事亦至我　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諮訪退即與之講解甚至互爲辨難又設大本堂敎　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諸儒相上下故　太宗　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爲贍敏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悉
廣孝等講讀華盖殿故　宣宗詩文妙絶今古而
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敎之功不可少也
英宗卽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
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
尤勤於日講至　武宗時始不免作輟　世宗厲
精於先倦勤於後　神宗初立張太岳亦盡抖擻
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
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陸儼山著

經筵開自　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　今上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　經筵無定日至　英廟初朝始著爲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　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　上之勤學也

編排　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　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　勑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　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　朝官名在　經筵畧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　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　經筵事　內閣或知或同知　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員爲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爲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爲展書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　制勑房官書寫講章通謂之　經筵官皆得入銜每當鳴鞭退　朝　上將赴　經筵則各從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　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逡巡小立瞻龍

氣　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進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

面小立望　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　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殿啓　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詠經頻

設仗　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
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　經筵之所
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權
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
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

移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

齎牽仗馬過東 上輿下 御座乘 板轎

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鳳掖藹朝廠 板轎初回轉角門聽喝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則　板轎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入角門矣適啓　又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愼之至也

殿陛森排劒戟重金貂玉蟒護　眞龍司儀起案雙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御案兩將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鴈翅以次亦執爪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
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褚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擡向　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圍裙赭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捐書滬手攤幸對 天顏

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棍廳即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今廖中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請 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眞咫尺矣屏息以從事盖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亦於此極矣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西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竝

平 肩立輪著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竝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比並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諫官端拱靠南屏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
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殿書而下官各服
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
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勲立近
衮龍傍紅雲不動
爐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
首西班則
内閣一人首立最近
御座餘
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爐籠火擁貔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飾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爐兩展書宮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置閏節屆仲冬尚未　傳免　上之好學可謂無間寒暑眞　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扆中陳擁　至尊傳與太宮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吉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殽核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面西珍羞
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寀最精腆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餕餘

姿容霑醉總偃桃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熏香退即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彷淺澹垂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即

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澹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青今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

始視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

面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内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兩

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

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

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

義柟開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知因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請罷宥之五月丁巳
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磐奏是日當緋衣賜
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
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議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
言祖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
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
暫免遂以爲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
姱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怠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乎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者眞萬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公竦立至曉退坐內臣板房不敢離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衆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威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爲内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父榮祿
公瓚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爲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爺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失而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吳音且舉止煩急　光廟對內侍嘻曰片語不曉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懌此皆不擇之故　先朝講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資次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讀乾元亨利貞貞宋眞宗廟諱也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為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封上諭之講方講纔妥貼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教張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宦官嬪御如何曰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遲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巳自不可上極喜握其
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 高皇
帝初克集慶路即改爲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
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
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曰珥生暈𢦏背氣一道
多書曰日上夫月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
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攷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卽輦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樂幷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寅爲秘密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歸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

嘗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淶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覽者可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入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假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盖余

之無緣如此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　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見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國知狀發兵反　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令考大誥篇末明述其事甚

有追悔之言可見　入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忿到
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益虛而
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
死凡七月友諒圖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
當在此時而　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
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爲已子亂天潢產禍
種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楨非潭王潭王名
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
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　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緝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　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　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須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　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　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爲主聯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據部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號下至樂字號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蓋　太祖垂天潢非臣下所敢擬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

武爲敘特詳文職銜門載一切與華本末而紳樂
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爲文職銜門
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
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而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
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　祖制亦豈
得獨違耶

儀制莫重於　登極當以爲首乃居朝儀之後宴
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畧至封爵是　國家重
典並未一及

朝賀儀以　主上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
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　皇
太后居先是矣然列　孝慈皇后于　章聖皇太
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　聖后乃不得居第七
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觸目
動心據臣聽見凡關　帝　后　宮禁者宜以朝
代爲先後各銜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　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或曰自來稱虎爲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臨文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年 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曾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 皇貴妃 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皆才人俱　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
俱無此書嘗令搜覓得　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爲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
誌徵諸名士王夢澤顏子喬等集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勑閣臣爲之嘉靖四十
五年告成　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
恭誦乃與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
去官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　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爲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羣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戀於　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強叩門伏哭失於激爲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潑無忌致　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爲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

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　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嘗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廻文體　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爲上官所笞上書自言

擢上林苑右監丞進　世廟頌京師人爲之語曰兩淵有兩口口淵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既得逞志雲湧蜂起爲所欲爲者何所不至眞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禮捍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子坊請贈　獻皇廟號稱宗並享　上卒用其言稱　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貧客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善逐好

諸臣因大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汪鋐議及民間奢侈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爲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欽明大獄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踵妖術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律處斬都御史龎尚鵬題准同妹死福達剖棺斷屍其族皆覆又追論桂萼張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當梁拱間竪一金龍柱　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繙咨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秦漢至寳慶購所積不得

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繫
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
濬上言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攻是時猶未
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
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
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
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勑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將書目一一比校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或少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 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為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審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滅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詔求遺書之

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倍豈　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illegible]切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仞皆 國初儒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

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去姓名防洩漏也呂巾石先生來掌院輯爲若干卷將付梓會轉官携歸毀於火真可惜也

圖書之阨

隋以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範得之卒爲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貸鈎致或私以官鑿垣内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者

內庫銀錢

國朝内庫以甲乙丙丁戊爲號而不及巳戊茂也取財物盈滿之意巳巳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即題然

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爲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絹代錢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日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爲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椶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十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

油止一百五十斤　聖祖豈虛設為此無益之費
有洩意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牟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牟
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
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
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
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
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蝟五箇日支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菉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菉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豬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肝三百六十副菉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内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内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蓋備 聖上不時出入之用考 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鞁鑾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 國初不得不如此

景泰初出御廐馬載砲車今太平巳久　主上深
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
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
得不窮乎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
河西務　臨清　九江　滸墅　淮安　楊州
杭州内臨清杭州兼榷商稅本色歸内庫備賞賜
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

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
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
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與王之地勞
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
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
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
初意矣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十丈得滷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難入甚深汲甚苦有鐵釬漕釬刮筩吞筩等制繼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謂私鹽之不可盡絕也閒順天府每歲註　皇上課鈔一名蒸　祖制以天子爲百姓榜樣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

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鹽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沈與此相類

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罷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妙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内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眞堪流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年有言裁革弘治中凡遇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漢經等廠大庖廚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菴象乾爲宣府參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行

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萬五千金共得息萬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皆

郭自行私販冤哉人之昧心如此搢紳不得辭其責

開礦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　泰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忱和之至　神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爲三司使凡篚庫供上物舊皆泒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杷土乃東夷儋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倣而為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分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獲曰穭

荒田開時先種芝蔴一年後種五穀蓋芝蔴能敗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嚙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秈米多疾疰結滯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直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怍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

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二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鵞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旣食也乃爇炭于筐之下幷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絰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

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擡眠一二日而起

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

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

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

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

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

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

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灸山晴暖

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

日而采繅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跳而受風蠶房宜早早則溫蠶蔟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把之多則箔晒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曰秒葉凡蠶一觔用葉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約用銀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爲綿爲線矢可糞田皆貧民家切用此農桑爲國根本民之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懸絕諺云僊

人雖斷葉價故裁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價占賤即畜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而慳至此蒲萄將入門衆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盖祖母

故好善每見稞蟲必致燬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
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群或在于此以彼卜
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
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蠶母傳

吳苑卷集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蠶然
也號曰蠶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毋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為后曰是所

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毋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妒之日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毋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柰君毋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覩之如巳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旣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飼之齋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繡然后竦然改覩爲副褘禮之旣而有譖之者曰毋小人也避宗附炎且其性殘虐椓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
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須
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
爲晉陽欲遵以爲治觴千不可乃祀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續傳

毋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慾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呑者克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𧓍𧓍然有頭目觜微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臍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𧓍毋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鼓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𥨪室加煖則滋蕃育

旬日間三覺三瞑覺則食緣葉細細環轉至晝晝
夜不少停蕘蕘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
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
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
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鄣自效
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技荒也然母性
時急時懶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
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
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

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焉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圖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宫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媢盤旋不噬且互梳藉不苦淩壓即好餶祗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于是灑掃宫內外置酒酬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憶母常有此言
恨不留之聽其處淵以沒也語未既輔上發白光
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
自稱曰孫裏俯伏承旨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
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纇為體五色變化
為用被萬方包羣萬彙為功業而又歸本乎素素
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
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見吾之剪東海進氷綃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躊躕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纍祀爲神世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㑭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㑭

之弟刁綿葛褐苧蔴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耆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衆恊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